

人间烟火

落叶情

□丁秀荣

小时候,村里家家户户没有煤气灶,也没有电锅,做饭烧水必须靠土灶烧火。因此,可用来烧火的落叶,就显得格外金贵。

那时候的树林,属于村集体所有,落叶当然也不能随便扫进自家的筐篓。“穿”落叶,是哥哥发明的一种收集落叶的方式。什么?把落叶穿在身上?那不返祖了吗?你想错了,不是穿在身上,而是穿在棉槐条子上。

夏末秋初,一片片硕大的杨树叶子飘落在河堤旁的路面上,在此玩耍的我们顿时来了精神。看坡人看得紧,哥哥灵机一动,去小树林里折了两根长长的棉槐条,将最顶端的五六个叶穗保留,其他全部撸下来,递给我一根,说:“小妹,咱们把落叶穿在这上面,回家再撸下来,稍微一晒,就可以烧火了,比麦秸草好烧太多了。”小小的我们,也知道替父母分担家务。我和哥哥蹲在地上,捡起一片

片落叶,快速穿在棉槐条子上,一会儿工夫,条子就穿满了。我们再把落叶使劲挤一挤,尽量多穿一些。

知了低一声高一声地叫,小河里的水哗啦啦地响,好像在给我们加油鼓劲。直到满得不能再满,我和哥哥每人扛一根穿满落叶的棉槐条子,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回家,那种神态气势,跟得胜将军归队似的。

懂得赏识教育的母亲,适时“宝宝乖”地夸奖我们一番。于是,我俩穿落叶穿得更起劲了。有时,我做梦都在跟哥哥一起穿落叶。

待秋深树叶落尽,河岸的树林里铺满厚厚一层,杂草也已枯黄。大人们便拿上绳子、镰刀、竹耙,推着独轮车到树林里去拾草。先用镰刀、竹耙把落叶、荻花、狗尾巴草等归拢好,再用绳子打成个、捆成捆,用独轮车推、扁担挑,统统运回家,垛成垛,作为接下来一年的烧草。

不几天,杂草丛生、落叶满地的树林就被清扫得干干净净,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木静静立在那里,守护着河堤,等待春风吹起,再来一轮树叶从绿到黄到落,再给人们带来丰厚的烧草,带来人间烟火。

进入新时代,农民的收入增加,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煤气罐逐渐走入农村,电饭锅、电磁炉等电器也进入寻常百姓家,落叶和烧草渐渐被冷落。深秋,我坐在班车上望向窗外,溪流沟渠边、田间小道旁、草丛树林里,到处是无人理睬的落叶和寂寞无聊的荒草。我不禁感叹,小时候要是有这么多落叶和杂草该多好啊!

一棵棵大树,也许从没想过,它的叶子有朝一日会被人遗忘。时代在进步,社会在发展,升腾起人间烟火的,已不仅限于烧草。

今非昔比,换了人间。对落叶的那份情感,却从未改变。

人生感悟

品茗知味

□徐永芳

周作人在散文《喝茶》中写道: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”

当然,此等境界绝非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。品茶应是一种优雅和闲适的享受,精髓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。

我对于茶的认识,大概是从三十几岁才开始的。那时,办公室经常有客户来访,于我而言,烧水泡茶的差事自然少不了。向来喝白开水的我,并不知道喝茶人的讲究,打开茶罐将茶叶放进茶壶后,直接用沸腾的开水冲泡。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告诉我,不能用沸水泡茶,那样会把茶烫坏,得先洗洗茶。我面带歉意地笑笑,心里却在嘀咕:“喝个茶还这么多讲究……”

后来每逢领导会客,我都会有意无意地观察他们冲茶的动作和流程。有时

看到他们将茶水倒入做工精致的茶盅,一口一个,乐此不疲。言谈间,大家的感情仿佛又加深了一步,业务也似乎促成了大半。从此,我便开始揣摩茶的神奇之处,即使我到别处做客,也会学着小口品茶。

慢慢地,我也爱上了喝茶,工作间隙给自己泡上一杯红茶,在休息中得到一丝惬意,并试着去欣赏和理解茶叶之美。之所以喜欢红茶,因为它的口感比较柔和,不似花茶浓郁,也不像绿茶那么大众,又比普洱简雅。

只是,我喝茶的方式过于随意,不像品茗者那样充满仪式感。他们会布置茶席、准备茶具,还要专门取清泉之水。所用的上等茶具的做工,又把茶文化推上了新的高度。一般来讲,茶杯以白色的薄胎瓷杯为最好,茶壶数紫砂为佳。古往今来,大凡讲究品茶的人都注重茶具的外在美和实用性,强调“壶添品

茗情趣,茶增壶艺价值”。好茶好壶,犹似红花绿叶,相映生辉。品茶也讲究环境,或悬挂字画,或焚香插花,给人以简朴幽雅之感,仿佛这样才能得到茶赐予的厚爱。果然茶文化不仅是饮茶的习惯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修养的体现。

无论是文雅者的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,还是普通百姓的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茶终究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品茶的过程中,让生命染上草木之清香,也让中国人沉稳踏实的性格,愈发浓醇厚重。



往事悠悠

衣柜里的旧时光

□徐修虹

不知不觉,又到了换季的时候。阳光正好的午后,我又开始收拾衣服,打算来一次彻底的断舍离。可是旧衣服放在手里摩挲一番,总觉得以后还能穿,又放回原处——每年如此。结果旧衣服越堆越多,占用了大量空间。

这次下定决心,几年不穿的衣服,容不得半点犹豫,直接扔到垃圾袋里。如此一来,竟然装了几大袋子。当我翻出一件蓝色连衣裙的时候,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,思绪回到了那个纯真的青春年代。

这是我的一个同学当年给我做的连衣裙,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“私人定制”。她叫盈,初中毕业以后,没有选择去城里打工,而是到镇上学习裁缝。她很漂亮,双眼皮、大眼睛、身材高挑、皮肤白皙。她心灵手巧,在绘画方面有无师自通的天赋,能用铅笔画出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,古典范儿、仙女范儿都能信手拈来。那时候,我们都有自己的梦想,她的梦想是开一家裁缝店,根据顾客的喜

好、身材及气质设计服装。记得她说她设计出来的服装,连包头花、耳饰都要设计配套的,她相信自己的手艺,我也对她充满信心与期待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,姐姐从城里带回一块布料,浅蓝底点缀着小白点,像一碧如洗的蓝天荡悠着零星的白云那样清澈淡雅。盈在纸上画了好久,一件漂亮的连衣裙跃然纸上。按照所画草图的风格,这件为我特别定制的裙子就很快做成了。小V领用白色镶边,白色束腰,一个白色的蝴蝶结搭在腰间偏右侧,简直漂亮极了。这件连衣裙我穿了很多年,既舒适又大方,甚至在一些重要场合我都会穿着它。后来衣服渐渐多了起来,这件衣服就放在衣柜深处被慢慢遗忘了。

此刻再拿起这件衣服,我不禁泪流满面——做衣服的盈已与我阴阳相隔,她也没有实现自己开店的愿望,而是早早嫁人,可惜所遇非良人,在最美丽的年纪历经致命的劫难。青春已远,玩伴已

逝,那些青春的日子已经变成心里难以释怀的奢侈记忆,一碰就隐隐作痛。原来,尘封在箱底的,是一去不回的匆匆光阴、一声叹息。

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不扔掉是有好处的,就像看见这件连衣裙,我便会想起与盈的快乐时光。那时,我们一起去小河边洗衣服,一起去采野花,一起学习,一起谈论电视剧中的爱恨情仇,一起畅想未来,一起互诉心中的小秘密……睹物思人,我会和盈所说的那样,好好爱自己、爱家人,珍惜眼前人。

想到这些,我决定保留一些看起来不会再穿的衣服,因为压在衣柜底层的不仅仅是过时的衣服,也是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岁月,不经意间翻到它们时,就能穿越时光重温那段过往。

我揉了揉酸疼的双眼,靠在阳台上远望长空,几只好看的鸟儿上下飞舞,它们带着我的目光优美地盘旋着,那转瞬即逝的年华啊,回忆也在不停地飞扬。

琅琊放歌

可她爱着这个秋

□徐依凡

我有一个梦想
遗落在遥远的故乡
在那一座小村庄
有一段纯粹的时光
记忆包裹在脑海深处
不经意地浮现

穿过泥黄斑驳的胡同街巷
老槐树下看那嬉戏的过往
倚靠梧桐树旁
依旧是花香满满
却不见曾经的模样

深秋的风唤起了思念
散落一地的来来往往
被一席秋黄承接
出了神的想念唤亮月的圆满
我握紧故事的开篇
许下一缕新的祈愿
慢慢感受秋的满

此刻 漫不经心的秋
便有了更具象的意义

海上生明月

□小布头

海,发出邀请
用一个巨大而隐形的玻璃酒樽

应邀而至的明月,穿云,踏雾
半遮焦渴丰唇

一年一度
清瘦、残缺,情根深种
千里万里
奔向大海的水晶宫

楔入镜中的自己
在千古呼唤和亲切应答之间
置换、重叠
旧我新我 淬炼而浑然无我
海浪的千堆雪
云象的环形山

手持酒盏的人,来去无痕
来,踏空而来
去,踩浪而去

海,也是有方向的

□贾永明

它就在那儿,恰当地表达
今夜安静
淡淡月色可有一首情感小诗作伴

木栈道离海水不远
轻雾涌过来时
容易卷入一场秋事

灵山岛离孤寂太近
月光半透云端时
你的呼吸带着迫切

还是捧在手心里吧
和我的十指紧紧相连